

## 假花

李昀璐

今天没有下雨,她起床给花浇水  
她浇得很仔细,生活太干燥了  
时常梦见自己站在雨林  
潮湿的大雨一直笼罩着她,惊醒之后  
发现是记忆中的雷声

她和女儿都曾  
抱着鲜红色的花束出嫁  
然后面对一生的枯萎  
偶尔她想起老房子后面  
春天开满的黄色野花  
她在院子里晒豆子,小狗睡在地上  
这些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

现在她住进这间狭小的房子  
在养老院,睡眠越来越少  
大部分时间她都活在过去  
水从花盆底流出来,顺着桌子流下  
像一场小型阵雨,她的手指穿过雨季  
又空着收回来

日子一天天过去,她给假花浇水  
在这个世界上她已经没有亲人  
收起塑料瓶,把花盆往外推  
漫长的一天开始了  
她坐在窗前,等待  
明天会有雨落下

李昀璐,1995年生于云南楚雄,出版有诗集《玫瑰星云》《寻云者不遇》《你在飞鱼座》。入选第39届青春诗会,获徐志摩诗歌奖



## 夏日静电

杨楚佳

她进入二甲医院的体检科时,被门把手电了一下。已经立夏了,空气中还总有静电,气象台说,是因为几十年一遇的干旱。气温逼近三十摄氏度,医院似乎没舍得开空调,只有彩色的水磨石地砖为室内降低了温度。这里相当热闹,多是和她一个年纪的人,驯顺地在前台排队领体检单。招聘的季节临近结束,他们大约都是上半年最后一批来入入职体检的毕业生,这已经足够幸运。

这是开始工作前最后的假期。她不起时间,像逛商场般在体检科的走廊间信步,血压、视力、心电图,挑选着先去哪个科室。每个科室门口都站了引导人员,多是五十岁左右女性,穿着护士服,配运动鞋。散步被打断了,引导人员们把亚克力板子端在胸前,如同千禧年超市货架前的营销员,在诊室前招揽她:“下一站去哪?”“测视力。”引导人员的态度颇为亲切愉悦,但根本不是在询问她的意见:“先来外科!”她以为这只是引导人员,但是“引导人员”竟然随她一起进入诊室,敞着门,双手窄进唯一的一双橡胶手套,开始触摸她的后颈,然后在体检单上写下“颈椎反弓”的判词,并像她遇到过的面试官一样向外招呼:“下一位进来!”狭小的诊室里,她只能给下一个进来的人让座,然后像流水线上的猪肉,挪腾到下一个加工点。在老家医院的体检,更像猪肉离开产地之前最后的食品安全证明。

她在其他检查科室门口也是同样的遭遇。门口的引导人员、护士或医生看到人就逮,绝不让自己的科室空着。他们的工资是死的,但每天来体检的人数是无情的,尤其是在招聘季。所以,要赶紧摸完每个人的脖颈,用几秒确认每一根脊柱的曲度,他们才能准点下班。这是一项耗费体力却并没有什么难度的活计,他们在检查这个人的身体时,向门口张望,看看有几人在等,又有几个人刚好路过。他们左手指着刚进诊室的她,示意她坐下,同时挥着右手,安抚从门外往里面探头的人,让他们先去隔壁诊室,调度有序,手势繁忙如交警。

不论哪个诊室,门口都有人揽客,不为招揽来更多的生意,只为让人们尽快向下一个项目流转,填上前一个人离开诊室的空缺,为下一个人腾出位置。运转起来,快点

杨楚佳,1997年生于江苏扬州,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。小说曾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。获2024年“真金·青年文学写作选拔”总冠军

运转起来,她测视力时甚至只测了一只眼,医生就在体检单上写下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度数。她躺在床上检查内脏,医生一边看仪器一边指挥:“来,下一个人把衣服脱好。”超声检查的诊室配置比较高级,有隔帘,椅子也比其他诊室多一两张。

但不管哪个科室,使用的设备都和本世纪初的医院差不多。仪器上写着平假名日文,表面的白色塑料已经变成暗黄色,灰色橡胶按钮上的字也不清晰了。医生的办公桌是刷了土黄色油漆的老式木桌,边角处油漆剥落,露出木纹。医生从并不流畅的抽屉里拿出搪瓷方盘,里面是酒精棉,这座医院修建好的那个年代,甚至还没开始流行不锈钢。台灯也不甚明亮,和她儿时的护眼灯一个款式。测量血压的医生满头白发,对手动血压计的操作相当熟练,这样的仪器,在这位医生的青春时代就开始使用了。

整座城市都是如此,在十多年前的兴建后,这里的时间已经停止前进,坐拥着全省末位的GDP和常住人口。哪怕是市中心最有人气的商场,建筑外的白色长条墙砖也已挂满雨水的痕迹,灰色钢架满是灰尘,招牌仍是过时的楷体金字。商场旁边是只有两层的办公楼,二楼窗户用的仍是钴蓝色玻璃。但是,医生在检查间隙从胸前口袋里掏出的最新款苹果手机还是告诉她:距离承载着未来梦想的千禧年,已经又过了二十多年,人们所期待的明天,就在此刻。身下的床单已经浆得发硬,二甲医院的名字以红墨印在床单上,她仰面躺下测心电图时,只有天花板还露出看不出年代的纯白。她发现医生暂停了检查,



扭过身子探看,心电图的吸盘从她身上掉了下来,医生斥道:“躺好!”

她的明天不在这里。拿到这份体检报告,她就会被编入超一线城市的时间,或者说,这里已经被编入那样无情的时间了。但是,明明是这里生产了她。在她十岁生日的那天,市中心新建的商场开张,几角棱角分明的建筑外形,尚未染上刮痕的钢架,在正午的日照下闪着金边。她在放学后前往附近的办公楼二楼写作业,等待着晚上回家过生日,日光变成了蓝色。她没有想到到那样的日子,但是想到所要前往的地方,就感到害怕。快要失去弹力的止血带扎紧了她的手臂,她要采血窗口的金属栏杆间抽回手,但是里面有一只手紧紧握住了她,然后止血带被松开,在皮肤上弹出脆响,软管变成了红色。

体检单上已经没有待检的项目,但上面写了一个“不合格”:她的矫正视力只有4.6。她又不是要去当兵。公司不会因为一个人看不清几米之外的东西而拒绝录用,但总有更完美的选择。在招聘季结束时失去录用机会,是大不妙。她坐在体检中心排队的椅子上,在手机上搜索对策。一位护士过来招呼她:“还有什么没查的?现在不用排队。”她说,都查完了。“完了就可以走了。”她坐在椅子上不走,对方愣了一下,又说:“你是不是查出来什么问题了?”“我是不是上不了班了?”她问。

护士接过她的体检清单,突然甩得纸片在空气中震颤:“电得疼死了!”她揉了揉手指,看向视力检查那一项,然后把她领到视力检查室,拿起桌上老旧的圆珠笔,下笔前反复斟酌,嘴上却闲不下来跟她聊天:“你早说是入职体检啊!我们不会为难大家的,年轻人身体一般没什么问题。要真有问题,这种常规体检也查不出来。”护士最终将4.6描成了4.8,这就够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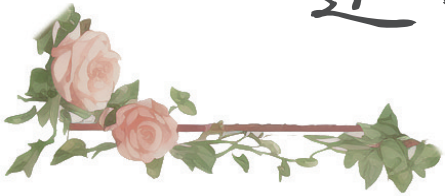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样行了吧!”护士说,“还好你没去民营体检机构,有什么问题,给你一条卡写得详细得不得了!人家才不给你改呢。”下一个体检的人进来了,护士立刻撇下话题,问另一个人:“你不是入职体检吧?来,挡住眼睛!”

她拿着体检单回去了,能感觉到自己很健康。明天应该就可以用它换到录用通知书了。明天,是一种当它到来时就消失的时间,于是人们开始怀念它,却也无法克服期待它。下楼时,新安装的三菱电梯里播放着裸眼3D效果的矿泉水广告,手机音乐软件上推出复古未来主义封面的流行乐专辑,七十年代末流行的合成器模仿着心电监护仪的声音,就像她还没有走出这座体检中心。

天气已经热了起来,干旱仍未结束,正午的十字路口和深夜一样安静,阳光照在马路中央,人们开始了午休。

### 主题词写作——

## 还有明天



## 明天终将如期而至

五月的阳光刺眼,同含着草叶锯般轻轻刮擦路晨的视线。微风如琴手,将镜湖碧蓝的湖面拨出一道道细褶。湖水中央,浮动着一片沙金般细闪的光点。盯着看久了,这些光点像被注入了生命,争先恐后地从湖面脱离,狠狠灼烫路晨的视网膜。

路晨侧过头,揉了揉眼睛。不远处的亭子里,几个妇女正聚在一起聊天;近处的草坪上,歪歪斜斜地躺着三四个睡觉的年轻男女。路晨的目光从草坪再度转移到镜湖,湖水很蓝,那片光点依然闪耀,但路晨的心却一点点沉坠下去——今天本是个特殊的日子,可她注定要毫无波澜地度过这一天,以及之后的每一天。

路晨苦笑了一下,口袋里突然传出一声震动。“往回走,穿过亭子,去花园中央的喷泉,有惊喜。”

信息来自一串陌生号码,但发送短信的人明显知道路晨所在的位置。路晨熄掉手机屏,向四处张望,试图寻找短信的发送者,却一无所获。

是谁发的信息?发信息的目的又是什么?路晨的眉头蹙了起来。对此刻的她而言,面前有两项选择:一是忽视短信的内容;二是顺着提示,找到发送短信的人。镜湖的波光在路晨眼底粼粼跃动,她的思绪随着碧蓝的湖水漫溯开来,直抵内心深处处的暗礁——在博拉育幼院生活的日子里,兰茜嬷嬷手写的字条是一束束光。这些饱含爱与鼓励的字条常常从床头、桌洞和笔盒里不经意冒出,拂扫路晨心间的阴云。兰茜嬷嬷去世后,路晨再也没有收到这种富有惊喜感的字条,生活被收束成一条长河,有好几次,她都感觉自己已触及尽头。看到陌生短信的那一刻,路晨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恶作剧,而是深深的诧异。她不敢相信,在这个世界上,竟还会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接近她。

“你是谁?”路晨一边往喷泉的方位走,一边打字回复。

章雨恬,1999年生于浙江温州,北京师范大学硕士。作品见于《江南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小说选刊》等报刊,入选第五届“城市文学”排行榜。曾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、逸仙文学奖,入选浙江省“新荷计划”人才库

“我叫黎迦。”一个陌生的名字跃入视线。“我不认识你,你为什么要给我发信息?”“等下你就知道了。”

黎迦没有正面回答,但路晨的好奇心已被挑起,她穿过亭子,沿着小径,直直走向花园中心的喷泉。阳光之下,喷泉的水丝幻化为绵绵不绝的香雾,从女神像飘逸的裙摆下溢出,溅至底部的天使群像。路晨清楚地记得,博拉育幼院的后花园也有一座天使喷泉,那座喷泉未经修缮,终年无水,已然残破。无聊时,她喜欢上那儿去,观察喷泉底座姿态各异却神色统一的天使像。每当她伸手抚摸天使像嘴角的笑弧,同时也会感觉到大理石特有的凉意。很小的时候,她就知道甜美和冰冷能够共存于一物。

“找到女神右手边的天使像,天使手中有惊喜。”路晨怔愣之际,手机再次传出震动。路晨走到短信所指的那尊天使像边上,发现天使手中攥着一张金纸。路晨取出金纸,展开,是一张门票。

“镜湖游乐园欢迎您,凭此票可以体验园内任何项目。”路晨刚读完门票上的说明,便收到黎迦发来的游乐园定位。

“你在游乐园吗?”路晨问道。“来吧。”黎迦回复。

路晨顺着导航提示,朝游乐园走去。她并没有意识到,自己已不排斥黎迦的短信。

“我到游乐园了,你在哪?”“旋转木马。”

路晨攥紧手机,走向旋转木马所在的区域,搜寻了一圈,并未发现任何疑似黎迦的人。

“我到了,你在哪?”“枣红色木马。”信息发来的瞬间,一匹枣红色木马随着渐熄的乐声停到路晨身边。路晨看了眼

手机,又看了眼木马,最终还是选择骑上马背。欢快的歌声响起,木马立刻上下耸动起来。路晨感觉自己像是漂浮在大海之上,身体被一波又一波海浪抬高又放空。暖风轻扫过路晨的脸颊,路晨想起学生时代写的作文,里头提到如果来游乐园玩耍,第一个体验的项目必须得是旋转木马。“木马在旋转,好像幸福一直在我身边循环。”老师给这句话画了波浪线,也给作文打了高分。那篇作文的题目是什么呢?好像是叫《我的愿望》。

从木马上下来,黎迦仍然没有露面,只是发来信息说见面地点改至“云霄飞车”。等路晨坐完云霄飞车,黎迦又说见面地点改至“海盜船”。

“你到底是谁,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关于我的事?我要立刻见到你。”如果说前两个地点都是巧合的话,看到第三个地点“海盜船”时,路晨实在无法再自我欺骗下去。黎迦罗列的几个项目点,完全是按照路晨作文中写的游乐园游玩顺序展开的,如果没有记错的话,最后一个地点应该是……

“摩天轮。相信我,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摩天轮升到最高点的时候,我会出现。”

路晨深吸了一口气,此时此刻,她已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。她一步步地捱到摩天轮的入口,在检票员的帮助下坐进红色座舱。摩天轮慢慢转动,路晨的心跳得越来越快,她觉得自己好像疯了,明明座舱中只有她一个人,但她却无端期盼着另一个人突然出现。

“你在哪?”座舱慢慢升高,距离地面越来越远,路晨打字的手指开始颤抖。

“我一直在你身边。”

看到这条消息时,路晨的眼睛倏地瞪大,她向四处张望,嘴角随即旋出一丝苦涩的笑。所有的期盼在瞬间化为泡沫,路晨靠在座椅上,长叹了一口气。

口气。

座舱继续升高,天空逐渐取代了建筑物的边角角。忽然,路晨的呼吸窒住了,她在密闭的座舱内感受到了风流动的气息——丝丝缕缕的风,不断吹拂她两侧刘海,像有人在耳边温柔吐息。日光夕照,座舱玻璃外的世界被深浅不一的粉紫包裹,层层云彩铺排在天边,像等待神祇降临的万千天兵。

所有的喧嚣隐匿,世界在瞬间安静。

路晨的目光缓缓下移,游乐园的全貌展现在她眼前,大大小小的建筑平铺开,像颜色鲜妍的糖块。游乐园附近,镜湖如一块蓝色玛瑙静栖在草树之间,有人在绕湖散步,有人在湖边跳广场舞,还有人正在遛狗。就在下午,路晨还觉得自己不可能融入人群,孤独或将永远陪伴自己,但此时此刻,她心中忽地生出了几分犹疑。路晨的手贴着玻璃舱门抚过,或许这一天过后,她身上有什么东西会发生改变。

“生日快乐,路晨。”

过往近二十年,路晨从未告诉别人她的生日,但从黎迦那里收到这份祝福,路晨并不觉得意外。

在大部分时间里,我们并不存在;在某些时间,有你而没有我;在另一些时间,有我而没有你;再有一些时间,你我都存在。\*

路晨不记得在哪部作品中看过这段文字,此时此刻这句话像神谕般浮于她的脑海。路晨不再纠结黎迦的身份,她心中已有一个大胆的答案。

“谢谢你,黎迦。”

谢谢你,路晨。

座舱的门被从外打开,路晨望着那个狭小的出口,感觉自己浑身上下充满风一般的力量。

\*引自博尔赫斯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

